

辛丘党史资料

第二辑



百脈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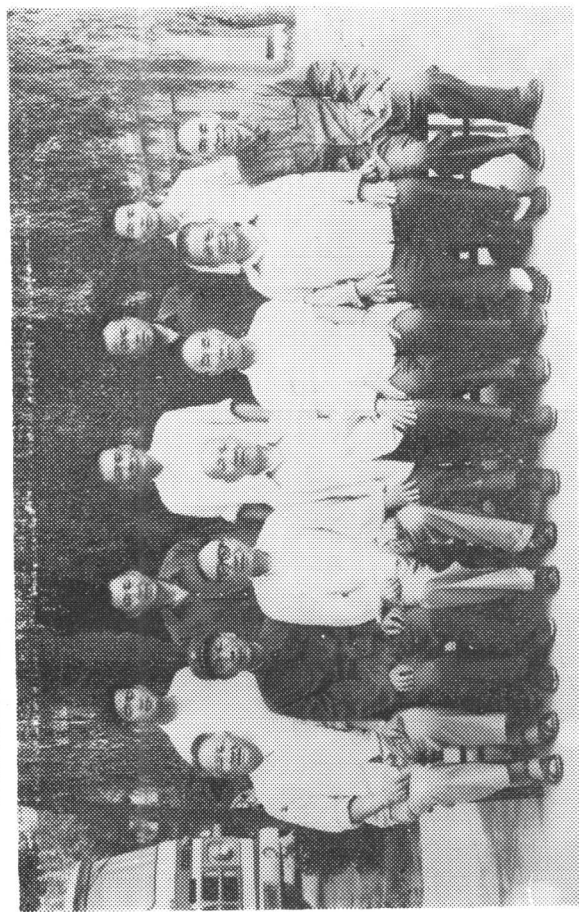
章丘党史资料

第二辑

中共章丘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出席泰安讨论《章丘党史大事记》疑难问题座谈会同志合影



前排左起：

后排左起：

杨东亮

荆荣清

赵一川

刘永吉

罗祥临

李英吉

李志强

宋成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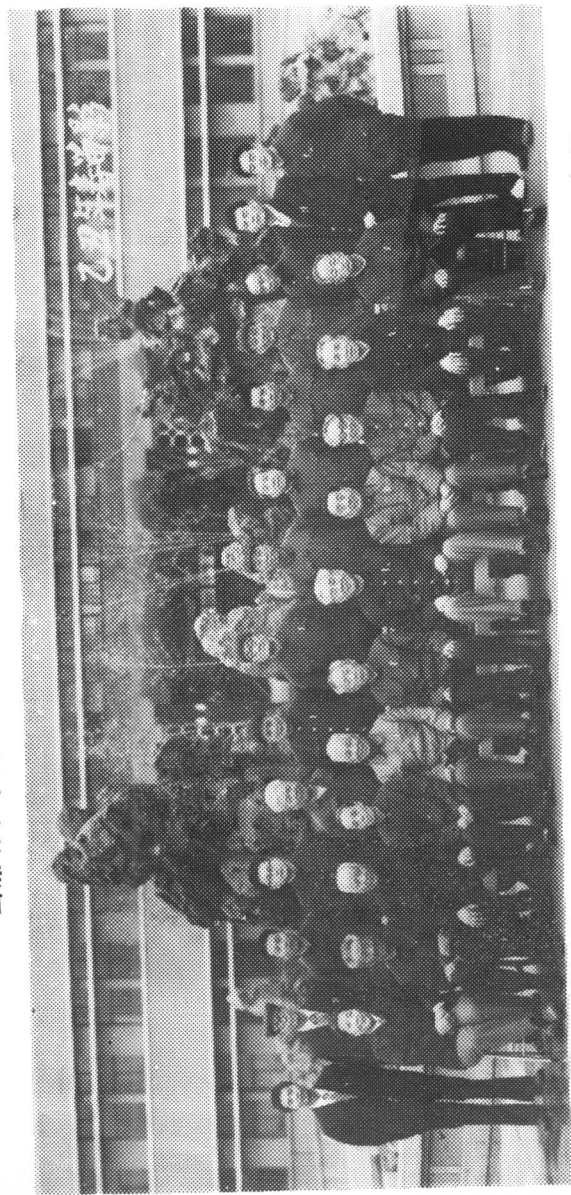
吕济谦

郭献和

邢念乾

阎子恒

出席明水审定《章丘党史大事记》座谈会同志合影



前排左起：

张林瑜 李志武 张寿亭 刘琳 贾东明 张游 刘众前 郭林 毕向荣

后排左起：

王曰信 赵仲岭 王传玉 段（秘书） 孟昭俊 吴怀亮 焦裕亭 高云亭
荆荣青 刘统侠 李英吉 李元春 郭献和

出席北京审定《章丘党史大事记》座谈会同志合影



前排左起：
后排左起：

李克明
张传俊

刘仁轩
董家华

李东敏
季心田

王宏瑜
刘向春

高英民
韦义长

吕秀英
刘永吉

荆荣清

出席杭州审定《章丘党史大事记》座谈会同志合影



前排左起：

张传俊
董家华

李德实

方明胜
朱先仓

陈侠
郑爱华

毕向荣
韦兰春

邢德
于峰波

韦义长
荆荣清

刘永吉

后排左起：

目 录

苏展 同志給北京章丘党史座谈会全体同志的信……	(1)
刘众前同志在明水审定《党史大事记》会议上的讲话	(3)
中共章丘县地方党史大事记.....	(7)
说明.....	(8)
概述.....	(10)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6)
抗日战争时期.....	(23)
解放战争时期.....	(46)

专题资料

章丘第二支抗日武装的建立.....	县委党史征委会 (63)
-------------------	----------------

回 忆 录

奇袭马庄 亭山之敌.....	方明胜 (68)
逐鹿章丘沙场.....	丁长中 (73)
酣战在章丘苍山峰峦.....	宋现安 (81)
巴漏河激流鹿死谁手.....	尚汇三 (89)
垛庄决斗的凯歌.....	亓子元 (94)
胡寅同志的二、三事.....	毕向荣 (109)

章历边区抗日星火——三十七中队…	安林	苏冠英 (116)
章历县武工队……………	杨德贵	(129)
刁镇区的艰苦斗争岁月……………	吕庆桐	(141)

党史人物

驰骋绣江河畔

——胡寅烈士事略……………	荣清	曰盛 (162)
---------------	----	----------

血洒陔山龙潭

——陈丹峰烈士…	莱芜市杨庄办事处史志办公室	(168)
----------	---------------	-------

苏展同志

给北京章丘党史座谈会全体

同志的信

谢谢章丘县委同志：

谢谢过去一起工作的老战友：

很抱歉，我因病不能参加会议，会议由刘仁轩同志主持，大家同心协力一定会达到预期的效果。

我想请仁轩同志转达我对会议的一点意见供参考。

我在章丘工作两年多，正值人民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在上级党委正确指示和广大干群努力下，工作是有成绩的。曾掀起以土地改革运动为中心的广泛的群众运动，形成青年参军、参战的热潮和解放区男女老少支前壮举。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大大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此情此景有许多生动的事例直到今天在脑海中还留有深刻的印象，我想大家对此会有同感。

但是每念及此也曾使我想到另一方面，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以后。主要是在当时我们曾犯有“左”的偏差，在对敌特、富农阶级的斗争中缺乏针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区别对待，而常常是喊出些过“左”的口号和作出过火的行动，赤目沈醉于大轰大嗡。这种情况虽然尚不能说很普遍，而已

使我们难于更广泛地争取一切可用的力量以支援战争。我想这方面我们也可回忆起很多具体的事例（甚至今天看来是可笑的，而当时却是一幕幕有血有肉的阶级斗争）。我认为认识这点是我们回顾历史总结经验以利四化建设的侧重点。当然，所以造成这方面偏差主要是我马列主义水平低，应当由我这个县委书记负主要责任，并永远引以为戒。

亲爱的与会新老战友们，我心里虽远有许多话要说，但身体不允许我再写下去了，只好听医生的话就此停笔。

最后让我们为解放战争期间在章丘对敌斗争中光荣牺牲的同志致以深切的悼念，并向他们的家属致以慰问。

让我祝大家健康长寿！

让我们一起祝贺新的章丘能在国家四化建设中作出更大的贡献！希望县委多花点力量提高山区老区人民的生活水平。

苏 展

一九八六年五月九日上午

刘众前同志在 明水审定《党史大事记》 会议上的讲话

章丘县召开《党史大事记》座谈会，是一项很重要很光荣的任务。县委党史办征集、核实、研究史料做了很多工作。从八二年四月至八五年四月三年时间，搜集整理了大量材料，写出了《章丘县地方党史大事记》，这可以说是一项大工程。

由于过去在章丘工作过的关系，对章丘有深厚感情，对这里的党员、群众感到很亲切。听了县委刘统侠同志介绍了章丘经济发展情况，成绩突出，形势喜人，非常高兴。

党史征集工作，党史怎么写？写些什么？怎么修改得更准确，更完善？我讲两点意见：

一、《大事记》如何做到确实是记大事，不是记小事。党的历史、地下党时期和革命战争时期环境复杂、变化多，相隔时间又久，如何使人看了有个系统和集中的概念，每个时期主要干了些什么？经验教训是什么？这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大事记》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重点，不能什么都写和流水帐一样，也不能把面搞得过宽、过细，因为面过宽过细不容易准确，而且使用价值低。

那么，现在就要考虑什么是重点？我认为每个战略时期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基本政策我们章丘是怎么执行的，干得怎么样，效果如何？这就是重点。这是《大事记》要写的主要内容。比如抗日战争时期的三大法宝：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要紧紧抓住这三个方面。

解放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的内容更丰富了，反奸反霸、土地改革，有许多新内容。根据地扩大了、巩固了，没有党的建设，没有武装斗争，没有农民运动，我们就不能取得胜利，这些大事别漏了。

二、搞党史要贯彻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尊重历史。是就是，非就非，既要写经验，又要写教训，既要写成功的，又要写失败的。准确、真实，讲起来简单，做起来并不容易。那时没有档案，有的人也不在了，就是健在的人也都都在四面八方。每个人记忆的问题也不一定清楚，那时每个人所处的环境地位不同，看法也会有不同。因此，调查研究要反反复复，核实要认真真。

这次座谈会，大家记忆清楚，认识一致的就定下来，不一致的就进一步作调查。

每取得一项胜利，党的领导很重要。没有群众的支持，我们的事情也搞不成。没有军队的英勇善战不行。同样，没有党的地方组织、群众的支持，军队也取得胜利。因此要注重党的地方组织活动、群众活动。

革命年代取得很多胜利，但也犯了不少错误，走了不少弯路。如执行“会门”政策上的错误，泰山区的“肃托”错案等，对章丘影响就不小。再就是土地改革中“左”的错误，“贫雇农坐天下”，虽然没有象外地那样过五关，但乱棍

打死人是有的。我在章丘两年多，工作中的错误我应负主要责任。

还有一点很重要，搞历史要实事求是，不能脱离当时背景，以现在的标准来衡量过去的是非。但是历史上有的问题结论是错误的，就不能照搬，该否的就否，这不是不尊重历史，而正是实事求是。

鉴于上述两点，这次座谈会要抓重点议大事。

这次座谈会外地的同志来了几个。张游同志七十岁了，是开辟章丘的元老。郭林、寿亭、裕亭等在章丘的时间长，这些老同志了解情况多，还有毕向荣同志可以叫“活字典”。有了这个条件，我相信我们的会议一定能开好。

希望到会的同志尽最大努力共同完成这项任务。

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中共章丘县地方党史大事记

1927.8——1949.9

(第四稿)

说 明

《中共章丘县地方党史大事记》，是全面记述民主革命时期章丘党组织历史活动的基本资料，是党史工作的骨干工程。也是真实反映我党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把《大事记》立准立好，对于在新形势下，继承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促进四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大事记》的征集编写工作，是从一九八二年四月开始的，先后访问了一百多位曾在我县战斗过的老同志，查阅了部分历史档案资料，于一九八三年四月整理编写出《大事记》（征求意见稿）。分发后，市、县领导和部分老同志为其提供了许多补充修改意见。对《大事记》说法不一致的条文，又在泰安召开的原章丘老同志党史座谈会上，进行了讨论。后于当年九月，编写出《大事记》（修改稿）。为进一步核实《大事记》中的资料，我们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于去年四月在明水和今年五月在北京，先后召开了两次老同志审定《大事记》党史座谈会。五月以后，依据党史座谈会和老同志的来信提出的修改意见，经反复认真的研究，于九月份编写出《大事记》（第三修改稿）。发给老同志继续修改的同时，十一月又带此稿到杭州，召开了原章丘老同志审查《大事记》党史座谈会。几经反复讨论修改，从而形成了《大事记》（第四稿）。

此稿的轮廓仍按时间顺序记载编写，力求反映出章丘地方党组织发展的特点。由《大事记》（修改稿）排列的条文二百九十七条，增加到三百八十二条。据上级指示及许多老同志的提议，不应为大事的条款现已删略；原没征集到、遗漏的大事条文现已采纳；还排列上县委成员的任职、调离和烈士的情况；县区机构的第一次设置及人员任职情况，也作为大事列入。对于说法不一致的党史大事，此稿未作编排，有待考证后再作记述。章丘县党的组织史情况和章历县《大事记》《组织史》另稿整理印发。《大事记》受体例所限，还不能反映地方党史正本（简本）的内容，只有专题征集、继续核实整理资料，才能弥补这一缺陷。

由于历史档案和原始资料缺乏，现健在的老同志大都年事已高，每个人又处于战争环境不同，职别不同，因此对《大事记》条文的回忆上，很难保证一致。加之，我们的思想理论水平所限，仍难免有错误和遗漏之处，恳切希望有关领导、老同志提出宝贵修改意见。

编 者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